

太平天國簡史

一	概說	一
二	太平天國的動向	一〇
三	鼎盛時期	一七
四	太平軍向北伐	二四
五	走向滅亡	三一
六	太平軍餘支的消滅	四二
七	太平天國的制度	四五
八	太平天國失敗之原因	四九

太平天國的興起及其滅亡

侯 著

一、概說

中國近百年來的過程中，太平天國的興起與滅亡，雖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的經驗，可是則成為歷史中重要的一頁。在滿清政府的時代，寄生在帝王與封建制度之下的名公巨卿，以及執筆寫史的文人學者們，一方面爲了報答榮耀他們的異族暴主人；一方面也爲了他們自身陷溺沉迷於封建的倫理觀念中，從來沒有，也從不敢有越出於傳統之外的思想的原故；因此便將太平天國，寫成爲一羣大逆不道的叛徒，造反稱國和匪類；對清庭則儘量的歌功頌德，對太平天國，則儘量的誹謗惡詆，所有一長毛，「髮匪」等名稱，都基因於此。即使有思想上比較進步一點的人們，也不過在暗地裏寄以同情，最多也不過在當時的淫威壓迫之下，抱着憤憤不平的同情，唱着一成則爲王，敗則爲寇的老調罷了。因之在這一切歪曲的事實上面，太平天國的裏面自是無從看出。幸自民國迄今，雖一般專家學者的努力研究，它的真實的革命意義才漸漸獲得了公允的評價和表彰。

太平天國與清庭的鬥爭，是一次具體的革命運動，不是歷史上換朝代，易帝王，純私人爭天下之封建勢力的內部的戰爭，也不是黃巢，李自成，張獻忠式的無產農民的暴動，而是充滿了民族的意識，反帝王統制，反封建剝削的革命戰爭。所以，它不但推動了國內反對滿清封建專制運動的高潮，并幾乎顛覆了滿清二百年的統制，而成為以後辛亥革命的前驅。

任何革命運動的發生，絕不是偶然的，如果它不具有政治的，經濟的，社會的等等客觀原因，那革命便決無可能。現在，讓我們先檢討一下太平天國革命前的局勢，再來分析其發生的原因吧。

慢性暴動的總和——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，是我國近代史上劃時期的農民革命運動，也是自清朝乾隆末年以來，許多慢性的農民暴動的總和。當太平軍尚未興起之前，各地早有會黨之擾亂，等到太平軍興，便一發而為廣大的農民革命運動了。在歷史上不僅就道光這一個朝代來看，便可以看出當時的騷動之多，以時期的先後來區別，便是：在道光二年，在河南新蔡，有白蓮教的餘黨朱麻子等；在山東臨清有乾卦教徒，馬進忠等的作亂。道光十二年，在直隸鉅鹿及山東省內，有禹卦教徒

手老頑，和大乘教徒蕭老尤等的作亂。在臺灣，又有因窮民迫於饑荒，由張丙爲首，領導搶米的騷動。道光十五年，在山西趙城，有白蓮教餘黨曹順等的作亂。十六年，在湖南武岡，有坎卦教徒藍正尊等的作亂。二十一年，在湖北崇陽，有白蓮人杰爲首倡事的挖煤工人之亂。二十三年，在湖北武岡，又有飢民藍正尊等的騷事。二十四年，在臺灣，又有洪協奎安等的作亂。在湖南耒陽，有段揚兩族，都在浙江奉化，有張名開等，都爲了抗糧拒納，而引起暴動。二十七八年，在湖南寧鄉，有天地會徒雷再沉，李沅發等的先後之亂。到二十九年時，便更多了，在廣西省的，有張家祥、張家福、鍾亞春、陳亞貴、劉育方、梁亞九、區振綱、謝江樓等糾衆擾亂於南寧、柳州、武宣、慶遠、象州、潯州一帶。在廣東省的，有黃毛五、大鯉魚，大頭羊，羅大糾等，作亂於英德、清遠、順德、新會一帶；這些都是天地會徒，和因被饑荒所迫，鋌而走險的災民。以上僅是比較重大的騷動，此外較小的，則更不勝枚舉了。至於騷動的範圍，則幾乎遍及全國，這些騷動的主力軍，大都是破產的農民，而以天地會，或白蓮教爲運動的機關。這些騷動，對於清底統治，都表示着反抗的精神，而富於民族革命的思想。所以，這些騷動，在表面

步，都不久先後平定，但其潛伏的力量，則并未消滅，同時，因滿清政治的黑暗，因循官吏的貪污，有增無減，又不斷地製造新騷動的醞釀。於是太平軍興，遂匯合一切慢性的暴動，而成爲偉大的，空前的革命運動了。

至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所以發生，爲了便於敘述，且分爲遠因和近因兩項來

說：

遠因——（一）種族的界限：由於清政府，以武力統制全中國，藉其優越的政治勢力，造成嚴格的種族界限。而對於漢族，則存奴視的心理，屠殺剝削，壓迫掠奪，給所不用其極。故自滿清入關以來，漢族人民，就不斷的發生扶明滅清的復國運動。當時的明朝遺老，因悲痛於明室的覆亡，暗倡排滿主義，集合江湖好漢，秘密組織團體，後來日漸擴大，普遍的深入民間，遂成爲清代統治上的不治之疽。在三藩平定之後，清廷盡數撤入的兵糧，自以爲無患於未然，總可以高枕無憂了。其實，漢族的排滿思想，則仍在暗中滋長活躍。等到乾隆末年，白蓮教起亂，嘉慶十八年，天理教之亂，以及道光二十八年的，陳亞貴等之亂等等，都是打着扶明滅清

除滿清爲號召了。

(二)官吏貪污，民不聊生：滿清政府的橫征暴斂，官吏的貪污腐敗，堪稱空前僅見：如乾隆之六下江南，開支達二千餘萬兩；又如五幸五台，五祭曲阜，四巡近畿，西幸中州等等費用合計之，當在銀萬萬兩以上，這些，都是民脂民膏，而供私人的揮霍，及官吏的中飽的好例。到乾隆末年，自和坤執相及以後各朝，則更加賄賂分行，國內幾於無官不貪，無吏不污，萬民嗟怨，民不聊生。加之連年用兵，戰爭不息，據統計所得，幾次大的戰役軍費：平準喀爾喀，達七千餘萬兩。平回部之亂，二千三百餘萬兩。兩次平定金川，七千餘萬兩。征服緬甸，約一千萬兩。平定台灣，千餘萬兩。西征歸爾喀，數百萬兩。剿湖貴苗亂，數千萬兩。平白蓮教匪，達二萬萬兩。平回人張喀爾喀之亂，千餘萬兩，鴉片之役，二千萬兩，又賠款二百萬萬兩。這般鉅大數字的金額，還不是用增加捐稅，勒索敲詐的方法，從老百姓的身上，取來的麼？所以民心思亂，戰禍頻仍，饑民窮迫，遂相率流爲盜匪。如甘肅的回民，雲貴的苗民和白蓮教，東南諸省的海盜，和天理教的暴亂等等，便都先後不斷的發生了。在洪秀全討滿清的檄文裏，對官吏的貪污，曾說：『天下貪

官，甚於強盜，衙門酷吏，無異虎狼。」又對增加捐稅。則有：「即以錢糧一事而論，近加數倍，三十年前之糧，既而復征，民之財盡矣」的話。可見太平天國的起事，也是由於如上所述的原因而促成的了。

(三) 人口過剩 清朝自乾隆以來，人口急劇的增加，據不正確的統計：乾隆六年，爲一萬萬四千餘萬人口，乾隆六十年，則增加到二萬萬九千餘萬，嘉慶二十四年，又增加到三萬萬餘，到道光三十年左右，則達到四萬萬人。比較康熙、雍正時代，則幾增加三倍。這些數字，雖不十分正確，但人口不增地增加，則難保不實，而耕田牧地，并未加大，遼荒之區，亦未墾植，各地的人口疎密，亦不加以調整，這已形成人多地少的現象了。加之農業生產技術，依然落後，而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勢力，及因交通便利的關係，逐漸伸展到內地，更促成農民的手工業者的普遍的空前大失業，造成社會秩序的不安寧，社會經濟加速度的破產，強壯者遂進而走險，爭取生存。但看太平軍興起以後，各地農民，便爭先恐後的自動加入，便可以證明了。

(四) 土地集中：滿清初入關時，便施行土地集中制度，所有皇室，貴族，官

條，富強縣擁有廣大般墾土。據一班的統計：自順治入關，迄道光時代，清政府徵佔民田入官的土地，僅是直隸一省，便達三百八十餘萬畝之多，其他可以想見。加之當時丁稅重大，稅捐繁多，貪墨風盛，徭役苦悶，水旱饑饉，高利盤剝，大多數的人民，被迫離開土地，流離失所。這些土地，不歸於貴族，官僚，即屬於富商，大賈；而農民則反喪失土地所有權，淪為奴隸，或降作僱傭，無法生活，加入革命，就已成為一般人民普遍的出路了。

近因——第一：主要的當然由於鴉片，因帝國主義者的侵略，使中國急劇地走上殖民地的道路，農村破產，經濟崩潰，失業增加，社會騷亂，而予太平天國以可乘之機。

第二：由於鉅額賠款的交付，鴉片漏卮的增大，以及外國廉價商品的輸入，致使現銀大批的流出，銀貴銅賤，引起人民生活的不安。

第三：由於當時天災兵禍的延續，自乾隆末年平準略爾起，直至道光，幾於無代沒有兵役，水旱相繼，更幾於無歲不災。而以一八四七年至一八四九年（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）全國皆災為尤甚。一八四七年的兩廣大饑，災情最重，使人民

難以圖存，只有捨身作亂，以謀倖逞。

第四：由於清庭在鴉片戰爭中的外交失敗，喪權辱國，一再屈服，暴露其衰弱。骨腐體慣，更蒙清庭統制高壓之下，民族間的仇視和怨恨，愈形加深。

第五：由於當時的清政府，因軍費及賠款的關係，使得財政更加竭蹶，和官吏的貪污，加緊對人民的剝削和榨取，使人民更增加痛苦和憤怒。

第六：由於道光二十九年的廣西大饑，災民遍野，土匪竄起，官軍無力平復，救濟及撫綏工作，又都敷衍因循，一無辦法，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仰，且認為滿洲政府之軍隊無用，武力為不足畏，太平軍便因之乘機起事了。這些都是太平天國革命最直接的近因。

革命的歷史意義——綜觀上述的各項原因，太平天國的起義，其要點：不外由於國內的專制君主，對民衆的封建榨取，與國外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，對殖民地經濟剝削，所以太平天國的革命，也就充滿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色彩和意義了。

（一）排滿即反帝：太平天國的革命意識，充份底表現着民族主義，而其具體

的表現，則在排滿主義上。雖然排滿是狹義的民族主義，可是當時的滿清，自鴉片戰爭失敗後，便整個的壓伏在帝國主義者的淫威之下，成為帝國主義者阻害中華民族的獨立生存的工具。爲了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底生存，便不得不先行反滿；推翻滿清，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初步，也可以說就是間接反帝。在整個太平天國的時期中，從沒有和帝國主義者們，作過一次妥洽，只有同帝國主義者主動下的英人戈登等所統率的軍隊，作過不少次的劇烈的戰爭罷了。

(二) 反封建的第一聲：太平天國的革命，還含有近代資產階級的意識很濃厚，曾經頒佈過很多的新政策，及禁條：如像均田制度，農業會社，男女平等，軍民合一等政策，及禁煙，禁賭，行新歷等條例，都很可以表現太平天國推翻封建勢力的決心。雖然這些新制度，在當時並未能全部實現，但由此已可看出其反封建的性質，和基督教色彩了。這些，都是在中國歷史上的所謂「鼎革」，「易代」，以及一切農民暴動，所從來未曾有過的革新底意義。

二、太平天國的勃興

(一) 宗教宣傳：在道光以前，所有假借宗教，倡創亂事的，都不外佛道二宗。例如天地會，白蓮教，八卦教，焚香會等等。道光以後，太平軍以基督教起事，是一個僅有的例外。當時的廣東自五口通商之後，因地處中國的極南部，所以便一切都得了風氣之先，做了中國與西洋海上交通的最前線。所有西洋的教士，凡要到內地傳教的，必須先要經過廣東，因此，在廣東的耶穌教，傳佈最易，最普遍，信仰的人也最多。這時，有白蓮教徒廣東人朱九壽者，自稱是明室的後裔，要想他承前代的遺志，圖謀恢復，看見耶穌教在人民間，很得信仰，勢力龐大，於是便捨身入教，就便結納同志，宣傳排滿，表面上藉着宣傳宗教的名義，實際上則進行排滿的政治活動，爲了迎合當時當地的人民，一邊信仰上帝，一邊則又歧視外國人的心理，同時爲了便利自身組織集團的關係，故摭拾基督教的教義，在廣州另外創立了一個上帝教，尊稱上帝爲天父，耶穌爲天兄，入教的不論男女，都互稱兄弟姊妹，所有耶穌教的信徒，都給他吸收了過來，一時聲勢，極爲盛大。洪秀全和其中表馮

雲山，都是廣東花縣人，便是當時上帝的信教徒。等到朱九濤死後，洪秀全便被推爲教主，到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五）時，上帝會遷至廣西，居桂平，武宣二縣之間的鵬化山中，繼續假傳教爲名，潛往各地活動。在這時候，洪秀全便結納了楊秀清，同時，韋昌輝，石達開，秦日綱，和秀全的妹婿蕭朝貴等，都一齊入會。據 *Beck* 著 *The Chinese and the Rebellion* 和 *S. W. Williams* 所著 *Milkie Kingdom* 上面說：「洪秀全在道光十三年赴廣州應試，偶得基督教信徒馬禮遜，梁亞發所編警世良言九卷，明年，以應試落第，抑鬱致病。一日，於夢中得見一老者，老者悲泣世人信奉魔鬼，授秀全金印寶刀各一，命他用此鋤奸。二十三年，秀全取讀警世良言，覺書中所述，頗與夢中幻象相合，於是自言得上帝的默示，立上帝會，同鄉馮雲山，首先入會，明年，秀全雲山同往廣西傳教，二十六年，秀全至廣州，得見美國教士 *Issacchen, J. Roberts*，留住兩月，即返廣西。」這段經過，大約就是俗世傳說的，洪秀全死後七日，再行返魂的故事來源了。這種傳說，在現在，當然可以斷定是一種「政治意味」的假托，可是，在那時候，這種神道設教的權術手段，到的確能增加教徒的信心，得到很大的效果的。到一八四七年（道光二十七年）廣西大

飢，亂民蠭起，洪秀全與馮雲山，楊秀清等，倡組保良攻賊會，很引起地方上官府的注意。同時，又因為他們所發出來的傳單，原係一班信徒們說法之用，屬於秘密性質，所以毫無顧忌，傳單有清朝氣數將盡等語，在無意中流傳了出去。更被官府認為大逆不道，因之，秀全曾遭桂平縣的拘押，幾受不測之禍，幸而當時，其教友韋昌輝在管理監獄，便設法將秀全釋放，一同逃走，蓄髮藏鴈化山中，又作謠言寶誥等書，廣為宣傳，勢力愈形龐大，信徒多至二千餘人。爲了避免官廳注意的原故，并改稱上帝教爲三點會，取洪字偏旁三點水的意思，又名三合會，有一開口不離門，起手不離三的口號，適逢當時廣西，偏地都是匪患，清政府命令百姓，組織團練自衛，他們就借此爲名，招兵買馬，排陣習武，陰謀大計，不想又因事機不密，時被清政府干涉，遂決計於廣西省桂平縣的金田村，高舉排漁復漢的旗幟，由洪秀全爲首，羣衆起義了。時爲一八五〇（道光三十年）。

（二）金田起義：當起義時的太平軍裏，主要的份子，是由貧農組成的，李秀成供辭中說：「自花縣上官廣西潯縣，桂平，武宣，象州，藤縣，六川，博白，俱羣雜數千里，天主堂在深山內藏密，教世人敬拜上帝，十家之中，或有三五家青

信，或十家八家肯信，只有讀書明白之壯子不從，從者俱是農夫貧苦之家，積歲成衆的話，便可證明了。雖然後來以出廣西之後，有陸續加入的新份子，但仍多混貧農，和城市中陷赤貧階級，其次，就是手工藝工人，再其次，就是原來的海陽。這般貧苦民衆的集合，一部份固然是盲從，但多半也是由於清庭歷來的壓迫所引起反清的民族悲憤的結果。在當時起義的討胡檄文表，所謂：「慨自滿州肆虐，混亂中國，以六合之大，九州之衆，一任其胡行，恬不爲怪，中國尚有人乎？……夫中國音也，胡虜足也，中國神州也，胡虜妖人也……奈何反加首，妖人反遷神州……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，今滿州惡削髮爲禽獸，中國有中國之長冠，今滿州別頂戴胡衣猴冠，兩壞我先代之服冕，是使中國人忘其本也」。即其一例。在太平軍起義中的首領人物，除去洪秀全和馮雲山二人，是讀書的仕人之外，其餘的重要人物，大都是貧農或工人出身，如楊秀清，是在桂平平隘山中，以種山薯菜爲業的工人。蕭朝貴是武宣廬陵崗以耕種山地爲業的農民，終日親是負鹽白沙以苦工度目的苦力。李秀成雖不是當時起義的一份子，可是後來，他對後期的太平天國的關係，和影響最大，而他和也是藤縣長表里以幫工舉出的，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。

像「監生出身，出入衙門」的韋昌輝，以及「家富讀書，才學文武」，曾應召試，舉過孝廉的不遠聞，却是鼠毛麟角了。至於後來開風聲鶴唳的貴縣林鳳翔，揭陽羅大剛，衛山洪大全等，則都是原來的山匪游民，或海賊的首領。這一個高標民族主義，排滿滅清，加上濃厚的宗教色彩，在落後的農村社會裏，以廣大的貧苦農民爲中心的革命運動，當然易於收伏人心，招附羣衆，更何況當時的清政府腐敗，軍事廢弛，各級軍實，平日只知扣剋軍餉，虛報名額，有事貪污，無事嬉恬，地方國隙，都是失業的貧苦農民，既備受長官的壓迫，又復風紀蕩然，同時，還有一部份士兵，加入與洪秀全爲黨的三點會，與洪秀全等互通聲氣。所以太平天國興起之後，清兵不能平復，一發而不可收拾了。

(三) 建立國號：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洪秀全，楊秀清等，起兵於桂平金田村，花州武生胡以晃，貴縣游民林鳳翔，揭陽海盜羅大綱，衛陽諸生洪大全等，都先後率衆，前來依附，合計有一兩萬人，聲勢異常浩大。清將伊克坦布，第一個在金田，吃了敗仗，首先戰死，風聲日益緊急，當時的廣西巡撫鄭祖琛，得訊之後，十分憂慮，便奏報清政府，請改派大員，前來主持征伐。這時，清政府，已感

劉這不是一件小的地方事件了，於是便削奪鄭祖琛的職位，起用以前的雲貴總督林則徐，爲欽差大臣，向榮爲廣西提督，劉廣蘭來剿辦。林則徐雖是鴉片戰爭中的名將，是時，年齡已高，受不住軍旅之苦，在潮州普寧縣途中，便因勞頓病死。洪秀全等，得乘此機會，蓄意備械，充實準備。自林則徐死後，清庭改派前兩江總督李星沅爲欽差大臣。布政使勞崇光署廣西巡撫，不久，又改派前漕運總督周天爵署廣西巡撫；李星沅與周天爵不和，向清庭疏請統帥，於是又詔以大學士聶尙阿爲督師，沒有好久，李星沅病死，而周天爵又與提督向榮不和，清庭又罷免周天爵，再改以嶺南總督代爲巡撫。兵興以來，將帥累易，文武不和，於是洪秀全等，便得從容佈置，迭收潰兵了。在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，秀全等便議定舉義出兵，免得再生枝節，由石達開草成檄文，文內有：「……自昔皇漢不幸，胡虜紛張，……而乃蠻夷長太，既竊帝號以自娛，種族相仇，復殺民生以示武，……用是闢起草茅，縱橫粵桂，卑臥薪以嘗胆，爰破釜以沉舟，忍令主國衣冠，淪於夷狄，相率中原豪傑，還我河山，……凡我官吏，愛及軍民，受天命者爲奇人，當思歸漢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胡可遠天。」等警語，佈告天下，又製定旗幟，全用紅色，更令人蓄髮去辮，

用繩布包頭，整師出發，由金田村進屯大黃江。其時，向榮的大兵，就駐在大黃江的對岸，兩廣總督徐廣綸聞訊，急派副都統烏蘭泰，到廣西佐理軍事，與向榮分統二軍，商議奇襲。那知向榮與烏蘭泰，心存芥蒂，不能合作，以致佈署未週，便被金田軍冲擊過來，大敗潰走了。清兵戰敗之後，便一潰不可收拾，金田兵就乘勢一路攻克桂平，武宣，貴縣，永安等處，再大破向榮的軍隊。李秀成便是在當重朝貴等，率衆進攻永安，大隊經過長恭里的時候入伍的。到是年八月，肅朝貴等，攻下永安州（即今廣西蒙縣），洪秀全便傳令各軍，駐扎永安城內外，同時召集衆將，共商今後大計，議經議定，以太平爲國號，稱爲太平天國，公推洪秀全爲天王，封楊秀清爲東王，蕭朝貴爲西王，馮雲山爲南王，韋昌輝爲北王，石達開爲翼王，洪太全爲天德王，秦日綱爲天官丞相，胡以晃爲地官丞相，李開芳，林鳳翔，黃文金，譚大團等，各封爲春夏秋冬官丞相，此外又封了許多副丞相，軍師，元帥，將軍等等，以清文宗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爲太平天國元年，佈告天下，正式下詔討伐清室，到這時，太平天國方算得粗具規模，有一個內部的中心組織了。

三、鼎盛時期

(一) 永安突圍：太平天國開府永安，建立革命的政權。這是革命軍最輝煌的應用，因為太平軍有了自己的政權，不但可以統一指揮，集中力量，而且可以廢除舊有的中心指導機關。同時，并又可把自己的政綱，通過指導機關，普遍地宣揚，深入一般的民衆中間，爭取廣大民衆的同情。尤其是因為革命政權的建立，迅速而嚴密地封建政權的崩潰。一八五二年（太平二年）清咸豐二年（春），清提督賴朝恩即賴朝統烏蘭泰，在失敗之後，便領軍整頓，一面申詳上憲，一面率兵追擊。繼太平軍之後，追擊軍將永安城重重包圍。太平軍除退入城內堅守外，也知道孤城難保，極力籌備突圍，由洪秀全親自率領楊秀清、楊雲仙、石達開等主力軍，向圍兵稀少之北門突出，令洪大全等出東門，蕭朝貴、韋昌輝等出南門，林鳳翔、陳玉成等出西門，乘着黑夜，拚死力戰，捨命奮殺，各處圍兵，卒被突破。是役，諸將領中，只有洪大全，在突出東門時，誤清曉，被清軍殺死。後來清軍解到北京處死，以清

哥行不得，血洒杜鵑紅，一腔炙人口的一首詞，便是洪大全在臨刑時，所作的絕命詞了。而烏蘭泰本人，却也在俘獲洪大全後，遇見韋昌輝，羅大綱等，前來救護，合兵圍擊時，中砲而死。在這一戰役裏，雙方各傷一大將，損失都還相當。李開文（即後來改名的李秀成）便在一戰中，初露頭角，以智鋒有功，由隨營小卒，晉升做兩司馬。太平軍在突出重圍後，復在一場混戰中，殺退向榮的部隊，就在永安北路，集合各軍，直向桂林進發。

（二）血戰十月：太平軍突出永安之後，便向北急趨，大陳人馬，由小路過牛角，搖山，出馬嶺上大塘高田，殺克桂林屏障的陽朔縣，更進而周圍桂林，但是桂林，因為清軍的防禦得法，雖被圍困了一個多月之久，始終沒有攻下，而這時，向榮的軍隊，尚在太平軍的後背，一路追擊，太平軍爲了避免前後受敵起見，便採用了石達開的建議，由桂林退兵，從象鼻山渡河，攻克靈川，陷興安，金州，而進入湖南省境，一路上勢如破竹，只是在簞衣渡，却與清將江忠沅，所率領的楚勇團練發生了一次劇烈的戰爭。原來所謂湘勇，楚勇，都是由湖南士紳富農所組成的團練，楚勇最初即由湖南新寧縣舉人江忠沅統率，簞衣渡之戰，即係楚勇參加戰爭威

場的第一次。在這一次戰役裏，馮雲山因追殺敵兵中砲而死。馮雲山的爲人，權機警，忠直仁厚，而且才兼文武，足計多謀，在金田起義的首領中，他最爲人所信佩，并有統制全統的手腕和能力。假如他不是早死的話，以後太平天國內部的紛爭，因有他的善於調處，和謀劃的得當，也許便不致於發生。在金田一同起義的六王，出師不久之後，便已喪失兩人了。雖然在人才方面，這確是太平軍中莫大的損失，可是在戰事方面，却依然繼續獲勝。全州攻下之後，接着便攻克了湖南省的道州、零陵、永明、江華、嘉禾、桂陽、衡陽、郴州諸城，更招收降軍二萬餘人。從着又攻克廣西省的柳州，又得降衆三三萬人，攻下茶陵州時，再得降衆數千人。接此一路攻城佔地，每地招收降衆，聲勢益發浩大，當時已號稱大軍有二十萬人了。在太平軍攻下柳州之後，洪秀全便駐紮柳州，令楊秀清駐紮柳州，令蕭朝貴率領率開芳、林鳳翔等，去進攻長沙，蕭朝貴出兵之後，便破安仁，陷攸縣，克醴陵，直薄長沙城郊，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，在城南率領提督鮑超豹，登陴堅守，蕭朝貴連日猛攻，均無結果，便在長沙城外天心園，立柵固守，雙方陷入僵持之中。然廣西提督向榮，楚勇江忠沅，都奉清庭之命，前來援助，清軍兵力大增，於

是蘇朝貴在第四戰身先士卒的戰鬥中，進攻南門時中砲而死。太平軍被前後夾攻，主將又復陣亡，羣龍無首，只有突圍以逃。等到洪秀全聞警，方率領楊秀清等親來援救，時清廷亦改用張亮奎代替駱秉章爲湖南巡撫，防守甚堅，雖累以砲火轟坍城垣，但終不能攻入，雙方堅持不下者，竟達兩月之久。太平軍不得出而變更戰路，放棄長沙，下令突圍，而向寧鄉進發。據說當時，洪秀全因長沙久攻不下，恐人心搖動，遂取一人道玉璽，僞稱天賜，以堅定軍心。在寧鄉攻下之後，渡湘江而西，又進破益陽。在益陽徵發待募千艘民船，積蓄蘆葦，由湖水順流而下，過林手口，出洞庭湖，直抵岳州，那時岳州的文武百官，都早已棄城而走。太平軍遂不損大兵一卒，未遇絲毫阻滯，整隊入城。在岳州城內又收獲了清初吳三桂遺留下來的甲仗砲礮，不計其數，使太平軍又得到意外的資助，裝備便更加充實。聲勢便益發雄壯。復在岳州徵得民船五千餘艘，浮江而下，所到之處，清軍皆聞風先遁。劉定安（一八五二太平二年）的十一月，太平軍順江而東，進抵蕪湖，漢口的知府聶振鐸，閉城堅守，但僅相持三日，太平軍挾百勝之威，卒將城攻破，聶振鐸率領家丁，巷戰而死。漢陽既破，漢口因無險可守，隨即攻陷。這時已到冬令，江水在

淺，太平軍便連舟爲梁，環資鐵索，從漢陽接到武昌，由此渡江進攻，湖北巡撫常大淳督兵共拒，守軍二十餘日，因向榮的援兵，爲了天雨濡滯，不能及時趕到，城垣便被太平軍用地雷轟破而失陷，常大淳戰死，武漢三鎮既得，洪秀全等，便在武昌安然度歲了。計自太平軍由永安突围出師以來，爲時不過十個月，而竟縱橫於桂湘鄂三省，疊敗清軍，累陷名城，行軍之快速，計謀之迅密，確爲罕見，無怪乎清廷上下，岌岌然不可終日，惶懼震駭，手足失措，大有無所爲力之概了。

(三)直下南京：一八五三年(太平三年)初，太平軍又放棄武昌，沿江東下，兵力達五十餘萬人，船有一萬多艘，連陷黃州，蘄水，蘄州，在廣濟前武穴，又大破清兩江總督陸建瀛所率領的水師，於是一路上毫無阻擋，將向榮，袁尚河等追擊的清兵，遠遠地拋在後面。爲時不過三月，取九江，克安慶，下蕪湖，橫江而南，便直下南京了。在這一階段中戰役的經過情形，在羅爾綱所著「太平天國戰紀」裏，和薛福成所著「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」的兩篇文字中，敘述得都很詳細。在羅著「太平天國戰紀」裏說：「……渡洞庭湖，陷岳州，拔漢陽，武昌，中原大震。初秀全議取常德，趨漢中，謁咸陽，出山右以窺燕薊，從胡孝先之遺策，

（胡孝先係湖南蘆州舉人，曾於永安時，謁見洪秀全，獻計說：「關中天府之國，周秦之所以興，欲爭天下必先取咸陽，然後出山右，定燕衛，天下可傳檄定也。」後爲楊秀清所忌害死）北陷武漢，乃命石達開，將羅大綱，李開芳，林鳳翔，黃，順流陷安慶，九江，皆降手下，秀全欲棄安慶，九江，出蕪湖，還漢口，以東長安，招財富入武漢，又慮載重行緩，爲清軍逼，還漢口，乃順流圖金陵。陸建瀛棄師遁，城攻七日而下，時咸豐二年二月也。建瀛吞金死。秀全欲趨江北，圖汴，定都洛陽，渡黃河以困燕都，或進言稱祖亦帝金陵，以有天下，宜先建說，俾天下知趨向，秀全納之，羣下上尊號，改金陵爲天京，改元太平天國。」初在舊約的「書河陽陸帥失陷江寧事」裏說：「……陸帥疏言小孤山扼長江要隘，然在小孤山設防，不如在上游，黃蘗等處設防……冬十月，張帥由豐又還江寧，與將軍巡撫等會籌防務……十二月庚寅，祀雞出師……先是陸帥派兵三千，往防湖北武穴下游之老風峽，至是選還春鎮總兵恩長爲翼長以濟師……三年春正月，丙午朔，賊主武昌（薛爲清時官吏，故指太平軍爲賊），盡銳東趨，俘男女數十萬，由江而下，新舊賊酋兩岸夾江而馳……乙酉夜，恩長與賊遇，率兵還戰，中砲墮江

亮，備潰，陸師……遂退卒自思潰敗狀，從兵聞之，皆懼。……巡撫張帶，駐守九江，亦引兵退。賊居九江五日，……悉衆盡撤安慶，陸師連小舟，夜過小孤山，是時，有標兵數百，駐營山椒，安徽按察使張熙宇督砲艦陸山陞，名爲防守，衆固知其不足持也。……陸師運越小孤，不敵留，標兵砲船，一夕不知所往。自是，賊直趨類江數千里，如入無人之境矣。……壬戌，賊陷安慶，將爲殉焉，（安徽巡撫蔣文慶）賊居安慶三日。……登舟去，仍留賊守安慶，丙寅，陷太平。庚午，陷蕪湖；辛未，陷山鎮總兵陳勝光，勝以水關通蕪湖，衆潰，元帥望江死，壬申，賊前攻蕪江寧。……甲戌，大隊悉到，縣營二十四砲，賊船自新洲大勝關至七里洲。蔣某盡率，莫紀其數。明日，賊衆集於鏡下，攜其仰攻，晝夜不息，……祁宿藻（祁爲布政使）望見憤甚，嘔血死。賊在儀鳳門外，謂潯市中，掘地道百餘丈，抵城隅，實火藥其中，二月乙酉旦，震聲自然，地雷發，城潰，賊二雷又發，殲賊數百。……賊大至，因仍西隅防兵，北向拾禦，相持正急，別隊賊門於水西門，敵驟湧入，官兵潰，祥厚等退保內城，（祥爲將軍）……內城又陷，死者四萬餘人。……綜看上河的紀述，可以明白那時太平軍勢如破竹的景

因：第一，是由於清軍統率陳鴻斌戰術上的錯誤，未慮預在采石磯京百梁山等處，如儀靖邊，等條向榮的邊兵，反而率領數千疲弱之師，進守鄰疆不必守之地，已先處於失敗之地步；第二個原因：亦由清軍兵無鬥志的原故，在薛蔭昌上一篇文字裏說：「當是時，海內承平日久，武備日弛，綠營兵尤精疲不可用，陸師兩次所遣巡防老弱之兵，比時零漢集，兵將不習，分數不明，比到防，礮舟江岸，并不虔地爲營爲固，綠營兵於濬壕築壘，本非所長……聞賊將至，胆寒氣索，船已驚歸矣。」等語，確是當時清軍的評。關於南京城的攻破，還有一段插曲，就是安徽太平軍的克復，和以後太平軍守城時。破清軍的攻陷，兩次大功，却成於一個貴州人，挖煤夫的手裏，都是由於他的善掘地道，堆埋炸藥，才砲轟破的。至於這件事，是否確實可靠，那就無從考定，只好作爲傳聞的逸事罷了。

四，太平軍的北伐

太平天國既定都南京，便大舉北伐，懷「擒賊擒王」之志，企圖一舉攻陷北京，推翻清室政權。在一八五三年（太平三年）的三月，派林鳳翔，李開芳等，率領大兵五萬，準備由皖入豫，由豫入晉，由晉直入京師。林李等在出師之後，便不

豫、魯、贛、江、粵、漢後，夏、秋間，林李等則統率大軍，繼續前進，進逼臨淮關，攻陷滁州，再陷鳳陽。這時，楊秀清在南京，又命丞相吉文。率兵由浦口渡江，進攻亳州，同林軍會師，轉入河南。是年五月，便攻歸德，圍困開封。但因清將托明阿，在城內死力防守，以致開封久攻不下，遂移兵轉攻中牟，鄭州，再向西進，攻克汜水，鞏縣，又北渡黃河，攻略懷慶（今沁陽縣），清庭派納爾經額、欽差大臣，會同內閣大學士勝保，山東巡撫李鴻，率兵來救。同時，南京方面，也派黃生才率兵前來接應，想對清軍加以牽制，後來黃軍部隊，雖然闖入了山東境內，攻克了臨清，但終被勝保，領內大臣士默特，貝子法勤克色楞等，迎擊追逼到鹽縣，全軍消滅。林李部隊，在納爾經額等的追擊之下失敗，吉文元又被清軍中之吉林兵射死，於是乃改道潛山西，破曲沃，陷平陽，直抵洪洞，更東入直隸，陷深州，逼近天津，離開當時的清庭京城——北京，只有六百里路，使得清庭一時震惶失措，遂改用惠親王綿愉奉命大臣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做參贊大臣，會同恩保逼兵。到是年九月，林李部隊在深州，被勝保等戰敗，乃乘間突圍，轉攻天津，未果，不得已退據靜

海，并分兵佔據獨流鎮，揚揚青爲恃有之勢。十一月，在天津將勝保等軍隊擊退後，乘機棄天津，轉趨阜城。第二年（一八五四）的一月，天大雪，太平軍因多係南人，不習寒冷，凍死者甚夥。是時，獨流鎮又被清軍攻破，山東方面的太平援兵，又都敗死，因之林李部隊，更加形勢孤弱了。乃於獨流鎮一戰之後，逃至連鎮，立木柵，掘深濠，以謀固守。另由李開芳率領馬隊，攻佔高唐。近時林鳳翔在連鎮，被僧格林沁圍困，李開芳在高唐，被勝保圍困，終以孤軍深入，後援不繼，糧亦垂盡。咸豐五年（太平五年一八五五）正月，連鎮爲清軍炮火轟轟殆破，林鳳翔被俘處死。當時，勝保因師久無功，被清廷逮京治罪，僧格林沁遂移得勝之師，併力專攻高唐，挖掘運河，用水灌注，李開芳至此，亦勢窮力盡，與同黨八十八人，併被擒處死。太平天國的北伐軍，遂全部消滅了。而清政府因無後顧之憂，得以一意南征，這是太平天國第一次最大的失敗。

（五）太平軍的西征：當太平軍派遣大軍北伐，以安慶爲長江上游重鎮，必須略取，然後才可以屏障南京，故又分派胡以晃等率領大軍西征：太平三年（一八五三），胡以晃與賴漢英的部隊，由江蘇入潯徽，下桐城，破集賢關。是年五月，再

陷安慶，分擾九江，湖口，進逼南昌。時清瀨名將江忠沅率湘勇，楚勇來救，致南昌克攻下。是年九月，胡部出湖口，趨九江，近窺湖北，江忠沅又率兵迎戰，在田家鎮一帶，卒遭胡部擊敗。十一月，胡部進攻廬州（即今合肥縣）安徽告急，清庭詔用江忠沅爲安徽巡撫，率兵應援，被胡部困於廬州城內。十二月，廬州被裏應外合的攻破，江忠沅血戰重創，投水自盡。這時，恰好羅大剛也率領部屬，來廬州同胡部相會，合兵西上，攻克英山，霍山，及湖北黃梅。不久，羅大剛又渡江而南，連克九江，彭澤，西上而入武昌。胡以晃也攻下了黃州，克復了漢陽，在一八五四（太平四年）二月，武漢三鎮，遂第二次入於太平軍的掌握之中。是時，清廷湖廣總督吳文鎔，又因在黃州時戰敗，投水自殺，以改兩湖的清軍，因乏人統率，遂潰不成軍，形勢岌岌可危。旋胡以晃，又命林紹璋溯江而上，取巴陵，澧洞庭湖，與清庭會同藩所率領的湘軍，大戰於湘潭，不久，又取華容，再克岳州，并分兵攻陷益陽，常德，洞庭湖沿岸的重鎮，便也入於太平軍之手。而翼王石達開，復同時由安徽出無爲，取廬江，克舒城，下六安，陷桐城，并抵安慶。賴英漢部又出句容，取溧水，太平，蕪湖，繁昌，南陵，池州（今貴池縣），銅陵等地。大江南北兩

岸，遂盡爲太平軍所有。當一八五四年春，羅大剛佔領武昌的同時，石達開又命賴漢英攻豫章，連克湖口，吳城。石本人亦大破撫州，饒州，廣信，建昌寧都，江西全省十三州僅有吉甯兩州，未被攻下。這時候，太平天國佔有江蘇，安徽，江西，湖北諸省的大半，在大江南北兩岸，建立了廣大的軍事區域，使清政府疲於奔走，達到了「登峯造極」的全盛時期。假如不是太平天國自身犯了嚴重的錯誤，和戰略上的失策，以及它的勁敵曾國藩，所率領的湘軍底崛起，也許滿清政府的統治，便毋須待候到辛亥革命時，才來推翻了。

(六) 擊潰南，北大營：當太平天國的外遣部隊，在轉戰於蘇，皖，贛，湘，鄂等省，所向無敵的時候，而南京的近郊，却始終在數清軍的包圍和苦鬥之中。當太平軍由永安突圍，進入湖南時，清將向榮的部隊，便在後面跟蹤追擊，等到太平軍佔領南京後不久，只有十天的時間，清兵却也追到，向榮的大軍，駐紮在孝陵的附近，包圍南京，是稱江南大營，同時清都統琦善，受命爲欽差大臣，於揚州爲林鳳翔設隔時，由河南統率大軍前進，駐屯在揚州城外，號稱江北大營。并由浦口進兵，與江南大營會師，併力合犯南京。到（一八五四）太平四年一月。太平軍在江

北退出揚州，而在南京近郊，與江南大營的戰爭，又累戰累敗，雨花台等要隘，都被清軍奪去，一時南京形勢，極爲危急。到一八五五年（太平五年）秋，楊秀翼命陳玉成李秀成二人，率領輕騎，進襲句容，攻陷鎮江，寧國，藉分向軍之勢，以解南京之危，在鎮江，寧國被一舉攻陷之後，便約合部隊，擊敗清軍。陳玉成更潛乘小舟，偷越敵人水寨，水渡長江，由金山達瓜洲，掩襲至揚州城下。這時，江北大營，已改由托明阿統率。到太平六年三月，太平軍再攻陷揚州，大破江北大營。等到清庭改任德興阿做欽差大臣時，才把揚州收復；但是鎮江則還在太平軍的手中，被清庭江蘇巡撫吉爾機圍困，吉爾機在久圍不能攻下之後，便改計進攻高資，準備斷絕太平軍的糧道。至同年四月，李秀成自南徐回師急渡，大破圍攻高資的清兵，吉爾機在戰敗後，以短絛自戕。恰於是時，向榮部下驍將張國樑，馳來救應，太平軍便從高資全師撤退，退入南京。李秀成，陳玉成既撤入南京後，經與楊秀清等籌議大計，以江南大營，終爲心腹之患，非根本加以消滅不可。李秀成便供獻攻寧計劃，但防楊秀清所不採納。據羅著「太平天國戰紀」裏說：「……言向軍久屯壘，不易猝拔，不如奇兵出溧水，至句容，斷其糧道，不與自潰，秀清不許，秀

成出，乃激勵將士，進兵擊丹徒。」的話，便是指的這件事。遂決計由南京、鎮江，直撲丹陽。適於此時，石達開的軍隊亦到，遂前後夾攻，到是年五月，大破向軍。不久向榮便憂憤病死，由清庭派江南提督和春爲欽差大臣，繼統江南大營向榮的部隊。到七年十一月，清軍大舉反攻，江北大營的德興阿，克復瓜洲。江南大營的張國樑，攻下鎮江。到八年三月，和春進駐南京進郊，至此，江南大營才又第二次的逼進金陵。同年九月，陳玉成再攻陷江北大營，德興阿敗退到邵伯，向和春請援，張國樑乃率部北渡長江，再克復揚州。德興阿旋因敗績去職，江南北大營遂衆由和春一人所統率。到十一年一月，張國樑累勝太平軍，和春又在南京逃圍，鎬長壕，并營壘，在側門外，連綿一百餘座，加緊進圍，於是南京局勢，便又再度緊張。到同年三月，李秀成遂決計引兵，由間道入浙江，以牽制和春的軍力。等到李秀成攻陷杭州，和春奉命馳救時，李秀成即又放棄杭州，回師南京。而同時陳玉成一軍，也自安徽上游下江浦。石達開的一軍，復分兵出援浙閩邊境。以致和春疲於奔命，窮于應付。俟和春軍隊，再折返南京時，已兵力大困。在是年閏三月，李秀成，陳玉成夾攻江南大營，夜半火起，連破三百餘營，互燒六十餘里。和春軍敗

潰，退走丹陽，太平軍再追擊至丹陽，張國樑血戰受傷，躍馬入尹公橋下自溺。春力戰突圍，遁至常州，援血死。太平軍更接踵急追，乘機襲取常州，蘇州，由李秀成統兵坐鎮。江南北兩大營，在圍困南京八年後，至此便先後全部潰滅了。

五、走向滅亡

自一八五五年（太平五年咸豐五年）冬十二月，清將胡林翼三奪武昌。一八五七年，和春，張國樑再圍南京。一八五八年，李續賓攻陷九江。一八六一年曾國荃攻陷安慶。——雖然在其間太平天國，也曾一度攻潰了包圍南京的江南北大營，但因為內部的紛爭，和外在軍事上的失利，其勢力便日趨沒落，由中衰而步入滅亡的時期。追後來，李鴻章借用外兵，由上海攻蘇、常。左宗棠入浙江奪杭州。曾國藩弟兄再圍南京。到一八五四年時，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反動武裝進攻之下，太平天國便整個的全部被消滅了。

（一）內訌和苟安：自洪秀全定都南京以來，因大事都由楊秀清一人決策，而秀清懷悍善戰，功亦最大，在清庭江南大營潰滅，和春敗死時，諸將領便習於苟安，逐漸腐化，都度着驕奢淫佚的生活，毫無大志，只想在南京苟且安居，洪秀全

則深居不預朝政，諸王則大興土木宮室；對於軍事，更無統盤之策略，雖有羅大綱、石達開、李秀成等，遠見之士，供獻開明的大計，但又未被採用。如在「太平軍戰紀」裏，便有着這樣一段很沉痛的敘述：「先癸丑秋，召羅大綱入，議圖河北，大綱曰：欲圖北，必先定汴，車駕駐汴，軍乃渡河。否則，先定南九省，無後顧憂，然而三路出師湘楚，一出漢中，急趨咸陽，以至皖豫，而達金陵。」出徐揚，席捲山左，咸陽既定，乃出山右，會潯熟都，雖諸葛不能禦也。若懸軍深入，犯擒縱後援，臣不敢奉詔。且旣都金陵，宜多備戰艦，精練水軍，然後可戰可守，若待粵之拖罟，已臨長江，則運道梗矣。今宜先備米筏堵江，以待戰艦之成，尤可及也。秀清方專權不納，以大綱老怯，乃命李開芳，林鳳翔率兵五萬北犯，……大綱語人曰：天下未定，乃欲安居此都，其能久乎？吾屬爲虜矣！」而同時楊秀清以大權集於一身，嘗稱九千歲，因功高望重，遂陰謀自立。關於楊秀清當時的驕橫奢奢，和異志逆謀，在羅著「太平天國戰紀」裏說：「導以宮室聲伎之奉，窮極奢麗，妃妾數百，晝夜淫佚，執役皆好女，造龍車寶機上，使侍女裸曳之，……出入儀衛，擬於乘輿，輿置一榻，四寶座，二豎入侍，輿夫三十二，皆衣綉極麗，青白

二龍旗前趨，稱九千歲。日夜必演劇爲娛。」又說：「秀清累圖篡，欲逼秀全讓位，秀全微聞之，秀清僞疾亟，誘天王入視，盛陳兵衛，秀全至，臨臥內，秀清作嚙語曰：人言天無二日，秦時二日相鬥，何也？秀全即勅從者九叩首，三呼東王萬歲，秀清愕然！初，秀清欲誘秀全，正二日之誤，即逼其遜位，不則殺之。」

——因急於行篡，忌畏羅大綱之譴大綱，恐爲所梗，乘大綱作賊傷足，使羅大綱殺之，大綱死後，人爭憫惜。而秀全之情勢益危，遂自江西暗召韋昌輝，赴京入衛，韋昌輝偕秦日綱，領精兵五百人，半夜入京，闖入水西門，直馳東王府，盡殺東王衛士，擒捕東王後誅之，并及其家屬黨徒二萬餘人，韋昌輝既殺東王，復轉專橫，遍搜東王黨羽悉殺，衆及秀全侍衛，使人人自危，惶惶不安。時石達開在湖北，聞訊耑歸，責韋昌輝太過殘忍，自戕同儕，徒敵意。昌輝憤恚之下，更謀殺達開。石達開得訊，夜半縋城逃走軍國，而其留之母女妻子，及親族家屬等，竟全爲韋昌輝殺戮。這時，洪秀全因忌懼韋昌輝的專橫殘暴，及受東王餘黨的包圍哭訴，復密計誅殺韋昌輝，將其首級，傳送安慶，仍召石達開回京輔政。在是次誅韋之亂中，死者又幾有萬餘人。石達開雖奉詔入京，但仍駐重兵於軍國，在京時，爲

洪秀全左右所語，鬱鬱閉居，志不得申，至六年秋，石達開復自請入川，引兵遠去。自石達開去京後，在京輔弼內政者，只有秀全兄弟，安王仁發，及福王仁達而已。安，福二王，既掌大權，而俱嫖材妒能，庸昏貪吝。所有金田起義諸王，南王湯雲山，西王蕭朝貴，及天德王洪大全，均先後戰死。東北二王，互相仇殺。羅大綱被東王謀害。翼王石達開亦離京遠奔。天王左右，遂無一共患難之臣。在內部既不能團結一致，復爭權奪利，自相賊害。而外患又因湘、淮軍之勃起，更形嚴重，於是太平天國大勢，遂日散漫之象，日趨衰竭了。

(二) 勢窮力蹙：當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〇年，清庭和春所統率的江南北大營，殺李秀成等所攻潰消滅者，秀成曾封爲忠王，總領中外大軍，執掌朝政時，太平天國本頗有復興的可能，無如洪秀全既耽於逸樂，不理政事，洪仁達，仁發弟兄，復賄賂公行，任意剝削平民，致終爲清庭所乘。清庭所持爲主力，與太平軍作戰的，便是湘軍，和淮軍。據王闓運著「湘軍誌」裏說：「朝（庭指清庭）和官兵不足恃，欲藉鄉勇之力以禦敵，始令在籍侍郎曾國藩，幫辦本省團練。」這便湘軍建立的開始。後因湘軍累立戰功，而太平軍勢力，則在長江下游殘廢，曾國藩便奏

這李鴻章，徵募淮軍，赴上海作戰，李鴻章到達上海，又得帝國主義者洋槍隊（即長勝軍）的援助，淮軍也建立起來。這湘、淮軍的建立，却是太平天國最致命的兩大軍力。湘軍最初與太平軍戰於湖南，雖然敗績，使創辦人曾國藩，憤慨幾於自殺，但不久便佔領岳陽，嘉魚，並攻陷武昌，在田家鎮大破陳玉成的軍隊，沿江東下，直薄九江，湘軍羅澤南的一部，并進攻湖口，曾國藩亦率水師入湖陽湖。這是湘軍開出南湖的起點。到一八五五年，太平軍三復武昌，羅澤南率援兵在武昌城外戰死，由李續賓繼任統率，和胡林翼，官文等共陷武昌，這是湘軍第二次的攻佔武昌城。武昌既被攻下，湘軍便繼續東下，圖取九江，太平軍在九江總將林啟榮，驍勇善戰，且深得民心，故能與湘軍在九江城，相持固，五年之久，最後，終因糧盡援絕，又被李續賓等會兵合攻，到一八五八年，林啟榮力戰而死。九江城亦即被湘軍攻下。自此之後，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的勢力漸衰，而湘軍乃逼進一步，圍攻廬復安慶。這時，太平軍一方面失陷了長江上游的九江，一方面又失陷了蘇北門戶的徐州，同時，內部自經楊韋亂後，天王的兩位阿兄，仁達，仁發又專權貪賄，政治日見腐敗，所持以支持局勢的，僅忠王李秀成，及英王陳玉成等二，三人而已。

（時陳玉石建開已率兵入川）太平天國以蔡王陳玉成守安慶，自武昌，九江相繼淪陷後，安慶便成爲太平天國長江上游惟一門戶，所以安慶的失守，關係太平天國的存亡。一八六一年，陳玉成爲謀牽制包圍安慶的湘軍，便分兵進略鄂省黃州，蘄州，孝感，雲夢，隨州等處。并由江西義寧，攻建城，崇陽，再東入浙江，取衢州，慶州等地。又在太湖大敗清將多隆阿，兵力極一時之盛，但因攻其所不救，故依然無力挽回安慶的危局，安慶被圍兩年，終因糧盡失守。陳玉成放棄安慶，退守廬州，到同治元年（太平十二年）四月，廬州又被多隆阿攻破，陳玉成敗走下蔡，投奔捻黨首領苗沛霖，因勢窮力蹙，部下亦不過二三千人，被苗沛霖反戈誘擒，獻於清軍，死時才二十六歲。在「太平天國戰紀」裏說：「玉成眼下有雙炮，軍中號曰眼狗，驍勇富謀略，十九當大敵，二十四封王，初爲檢點，善戰多能，湖北有十檢點，回馬槍之號，軍強寇諸鎮，與國藩相持數年，國藩深畏之，秀成聞玉成死，嘆曰：吾無助矣！」太平軍死者近二萬人，精銳略盡，軍勢至此，大感竭蹶。湘軍既克安慶，即以破竹之勢，水陸并進。時清庭湖北巡撫胡林翼病死武昌，於是所有清軍，縱指使之權，遂盡歸併於湘軍之創辦者曾國藩一人，號令更見統一。

一八六二年，清帝咸豐逝世，同治繼立，更專倚賴湘軍。曾國藩於進駐安慶時，便保薦左宗棠爲浙江巡撫，李鴻章爲江蘇巡撫，沈葆楨爲江西巡撫，令其弟曾國荃，會同彭玉麟所統帶的水師，近圍南京。左宗棠入浙的兵力，牽制着李秀成。李鴻章在江蘇，以上海爲進攻根據地，以圖謀蘇常的兵力，來肅清太平天國在長江下游的勢力。而以攻取南京的任務，交予曾國荃負責專任。在浙江方面，左宗棠於同治元年（一八六二年）六月，由江西進入浙江，於衢州一帶，與太平軍侍王李世賢軍，會戰大勝。這時，值南京吃緊，李世賢奉命返師赴援，左宗棠便乘機進襲，收復嚴州。而帝國主義者的英人戈登所率領的常勝軍，又在清廷指揮下，以五千餘人的大隊，附以四十多門大砲，大破太平軍於嘉定，鞏固了帝國主義者在華最大的市場——上海的地位。到第二年（太平十三年清同治二年）左宗棠會合法國洋槍隊和英國泊在錢塘江口的軍艦，再大破太平軍於富陽。又明年三月（太平十四年）復攻下杭州。杭州的守將隨王陳文炳，力竭遁去，因之浙江全定，而大軍之形勢益形危蹙。在江蘇方面，先是當蘇，常爲太平軍所攻陷時，江蘇巡撫薛煥，和蘇松太道吳煦，都避居上海，募印度人防守，以英人華德（Frederick Townsend Ward

太平天國東南諸將。……後改用英人戈登 (Charles Gordon) 爲主將，……到同治三年，戈登辭職，便歸李鴻章統轄。……先派李鴻章於五月，李鴻章代於聯煥之請，募集淮軍八千人赴上海，及抵滬後，便率淮軍，及長勝軍進攻，於同治二年十月，攻陷蘇州，常州等地，其他各城亦就先後攻克。在署「太平天國紀」裏，關於這一次的戰役說：「咸豐十年春，李鴻章攻青浦，嘉慶，自上海至松江二百餘里，連營二百餘，勢張甚，秀成率兵五萬禦之。鴻章藉洋兵戰果勝……而蘇州爲曾國藩所破，逼雨花台，金陵圍急，……命秀成入援，秀成乃退兵蘇州……力與國藩相持，而太倉爲李鴻章攻之急。命上將錢元陞，將兵五萬馳救，……元陞留鎮太倉數月，鴻章不敢逼焉。……嘉王譚紹治守蘇州，兵糧繼缺，邵永寬……等不遵調遣，鴻章攻太倉，崑山，青浦，永寬等皆不赴救，秀成回金陵，糧薄不足贍多軍，乃散之蘇，常，……秀成累攻鴻章營不下，乃分兵與塘橋，欲蹙其後，爲所堵不得前。互攻月餘，邵永寬等殺譚紹治，獻城於鴻章，秀成退屯無錫，常州，連營丹陽，以遏鴻章軍，蘇州失後，軍心大亂，

江浙兩廣之軍，互相屠殺，……時二年甲子正月也。格王陳時永還丹陽，而常州已失，守將王坤害化之，潰兵鎗於丹陽。時永欲退溧陽侯侍王，宋出城，為左右所殺。……二月，嘉興為德學啓攻陷，樊王李某自焚。……陸炳文在錢塘，左宗霖，蘇松溫國之急，……乃率江師，侍王以常州，丹陽，金壇敗兵，皆集溧陽，竄饒無所附，賊塞杭州，湯軍兵至，……侍王戰敗還，……在海洋收領文殘卒數萬，與侍王入於江東。……的既，便可以看出當時太平軍的累戰皆敗，紛紛無主，因各路游兵的反攻，而是瓦解崩潰的情況。到一八六四年，左宗棠剿鎮杭州，李鴻章擊敗李秀成於蕪州，又加以清水師彭玉麟部，自長江順江而下，形勢與會剿蘇的兩面包圍南京，使太平天國的勢力，局促在一隅，無法再起。

(三) 南京城的潰滅：自長江上游的重鎮武昌，和南京解縉的九江，安慶，相繼為清庭奪取後，南京形勢，便感到孤立無助。在一八六二年（太平十二年同治元年）四月，曾國荃等攻破了蕪湖，太平，進逼雨花台，完成清軍第三次的包圍。當南京被圍緊急，洪秀全一日三詔，命李秀成入援。李秀成奉調自蕪州，常州退兵，以侍王侍賢亦從江撤退，會兵合救，希圖解南京之圍，與清軍大戰，猛攻會營。

達四十六日，而曾國荃則始終堅忍不退，南京之圍，從此便不可解矣。在「太平天
 國戰紀」裏說：「秀成乃退軍蘇州，命其弟揚王侍賢，將二萬人先入衛，世賢夜襲
 國荃營，不利，國荃閉營不出，……秀成在蘇州大集兵，……乃率兵十萬赴援，由
 東壩進攻鐵線橋，截其糧道，屢破復失，斬鎮將范起昭以徇。國荃從大勝關鑿斷湖
 堤，以通饒道，秀成圍之數重，國荃堅壘不出，攻十日不下，秀成召侍王助戰，過
 金寶圩，圩衆截擊之，死傷甚衆。……秀成攻國荃師久無功，鑿地道轟之，見缺
 口，國荃立馬親堵缺口，軍殊死戰，砲如雨擊，秀成軍死傷甚重，乃罷攻。」李秀
 成既久攻曾營不下，乃採用李世賢計，從浦口渡江，轉攻江北，想乘虛襲擊。第二
 年春，進攻江浦口，石臬澗，及廬江等處，均未能攻下，追軍行至六安時，復用世
 賢策，渡淮河，欲通襲清江，倒襲揚州，六合，然後再進取通州，秦州，而連接蘇
 杭，則京口清軍，不攻自退：詎知大軍所過之處，盡是荒墟，無從得食。不得已而
 改計，越道滁州，經過天長，來攻揚州，但這時清將鮑超軍隊，又攻破巢縣，致舍
 山，和州，江浦等處，相繼告急，乃急回師東還。值江潮盛漲，堤路淹沒，兵行艱
 阻，士有飢色。復因船少兵多，在黃渡時，被清將鮑超截，遂至斷之永歸，從中逃

擊，倭軍不得續渡，太平軍大敗，半萬之師，覆滅過半。經此一役，秀成遂困於京。在困守中時，秀成累勸洪秀全遷都，和親自出征，以圖在外收拾人心，再謀恢復，但都未被採納，而南京形勢則愈益危急，俟李鴻章收復蘇，常，進兵金陵城，城中已經絕糧，軍兵僅食以草根樹皮果腹，大勢已不可復挽。洪秀全是時憂憤劇，雙足暴腫，悔不早從李秀成遷都之策，到一八六三年（太平十三年同治二年）四月，秀全病歿，遺命進李秀成為輔國軍師，蒙通天大元帥，托孤於秀成，死時六十五歲。年方十六歲之太子福翼，於同時繼位爲王，由李秀成輔政，死守南京。到一八六四年（太平十四年）六月，南京城垣，終爲清軍攻陷。福翼於城陷時，公侍王李世賢挾走至廣德，轉轍至福建延平府，爲清將席寶田追擊，夜半在亂軍中，與世賢等冲散，匿於山中者經月，以求食誤投敵營，爲清軍所獲，解送至江西巡撫沈葆楨處被殺。李秀成於被執時，倉卒挾幼主潛出城垣，以自乘戰馬，讓予福翼，致於亂軍中，相互冲散，單騎潛匿，奔入方山，爲鄉民所獲，轉送省垣蓋轎中。在營中成七萬餘言之供狀，自敘生平。七月十六日，亦被清庭處死。太平軍守城者十餘萬人，僅一人降。『太平天國實錄』裏，敘述清兵攻陷南京時的情況。

說：「……國葦開地道十餘，已填其五，自南門穿河底而過，晨時三年，始抵城邊，秀成命銳卒繞城，橫懸深溝以截之，國葦積藥萬斤，猝擊之，五日朔夜分，藥暴發，山搖地動，幸壘深洩之，城崩無幾，國葦兵不敢撲。……國葦知城中藥盡，砲不得燃，乃於太平門外，積蒿穢成覆道，直達城下，明挖地道，七日而成，秀成令士卒於內穿地道截擊之，皆臥不能起，秀成知翌晨地道必崩，乃選死士三千人，五鼓總城突擊之，守道兵引去，既奪地道，即散覓食，藥引未拔去，國葦於鎮山下瞰，計必成功，……及午地道崩，城陷焉，時甲子六月十六日也。」南京自清同治元年四月被圍，至同治三年六月被攻破時止，整整的經過二年，太平天國政府遂完全瓦解，滿清政府的封建政權，終於重固。而中國近百年來的第一次大革命，經過十五年來鬥爭，（一八五〇到一八五四）終於在國內封建勢力，與國外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壓迫下，而全部失敗了。

六、太平軍餘支的消滅

（一）七省黨的失敗：當一八五三年（太平三年）太平天國遠佔南京時，有三

合會的支派七首黨首領劉麗川等，謀進佔上海，響應太平軍。七首黨黨徒，大都是上海市的失業貧民。不幸因事機不密，為清官廳偵悉，便大捕三合會會員，劉麗川即聚集黨徒萬餘人，圍攻上海縣，殺縣官，佔領各公廨。既佔上海後，又連陷於江，川沙，青浦，南匯，太倉，嘉定，寶山諸縣。劉為謀與太平軍取得聯繫，曾上書南京，稱臣入貢，請求援助，但洪秀全等置之不理，這是太平軍極大的失策。時清軍累攻上海無功，便向英，法，美各國，在上海的駐兵乞援，由法國出兵助戰。一八五四年冬，清，法聯軍與劉部戰於鄭家木橋，清軍大敗，但因清，法聯軍之不斷的繼續進攻，劉麗川以糧盡糧絕，終於敗潰，不得已而退出上海，中途為清軍俘獲處死。而響應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七首黨，也告全部消滅了。

(二)翼王石達開之死：翼王石達開，自太平天國內訌後，於一八五六年起，便別樹一幟。到一八五九（清咸豐九年）二月，由安慶率衆數十萬人，入江西，陷崇義，轉入湖南，連陷柳州，桂陽，進圍永州。清湖南巡撫骆秉章，命左宗棠認劉長佑軍至永州，石達開始解圍去，改攻寶慶。是年七月為劉長佑等所敗，走入贛西，圍桂林，與劉長佑，潘啓江軍再戰，復敗退。自

開臻其部衆，驅騷湖、廣、閩、浙，行蹤飄忽，聲勢震盪，清兵在後追擊者，常數十萬人。至同治元年二月，率由湖邊進入四川，達州境。四月，圍攻綦江，未能克下，遂率衆十餘萬，入貴州。仁懷，轉至雲南，克川。二年二月，由雲南再渡入州。三月，自率大隊度金沙江，時駱秉章適已調任四川總督，檄官軍與土司會擒之。四月，石達開走老鴉漩河，爲清軍所獲，斬於成都，斃卒數千人，無一降清。石達開廣南桂平人，幼讀書，有大志，嘗應省試舉孝廉；喜言兵，選於孫吳之學。死時年四十三歲。

(三) 陳得才的消滅：太平天國之扶王陳得才，自同治元年，廬州失守，陳玉成爲清軍擒殺後，便別領一軍，轉戰於河南，陝西兩省，這時，適有藍大順，二順兄弟，於咸豐九年，在雲南倡亂，轉入陝西，陳得才與之聯合，準備進攻關中。同治元年八月，得才爲清將多隆阿所敗。南犯湖南，又爲多隆阿所敗，遂以全部進入陝西。十二月，陷興安。二年八月，陷漢中，聞南京危急，率部東進，回師返援，已抵安徽之英，霍，但爲清軍所扼，不得續進。三年二月，藍大順爲清兵所殺，得才轉至湖北，與清兵屢戰，均不得逞。七月聞南京失陷之訊，便服毒自殺。九月，

暨二順在陝西復爲清軍所平定。這一股軍力，到這時便完全消滅了。

(四) 李世賢，汪海洋部的敗潰：侍王李世賢，當南京爲清兵攻陷時，卽挾帶幼主福興，一同出口，到福興在白水寨被清軍擒獲後，便與廢王汪海洋會師，統率所部，佔據福建，漳州，屯軍長汀一帶，號稱二十萬之衆。清庭之蘇，浙，贛，粵，均出師會攻。同治四年，李世賢，汪海洋先後敗入廣東，而李世賢又爲汪海洋所嫉視謀殺。其勢力遂益孤弱。是年十月，汪海洋突陷嘉應州，被清軍圍攻，海洋中砲斃，餘衆盡都潰散。到這時，太平軍所殘留時期最久的餘支，便也被清軍所消滅。於是以前迄北的戰事，便完全平定了。

七、太平天國的制度

太平天國的革命，以持滿的民族主義，做發動民衆的口號；以反封建的意義，頒布各項新制度，來改善民生，取得民衆信仰，所以才能由金田村起義後，進而攻取武漢，克復南京，縱橫十餘省，歷時十餘年，以復土地之半，以與清庭對峙。現在將其所頒行之各項新制度，加以分別敘述：

(一) 均田制度：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克復南京，頒佈天朝田畝制度，實行均田

法，分田爲九等，上田一畝，當下田三畝，按人口分給。其詔書上說：「凡天下田，天下人同耕，此處不足，則遷彼處；……務使有田同耕，有飯同吃，有衣同穿，有錢同使，無處不均，無處不飽暖。」這雖不免近於原始的共產制度，要亦不免爲摧毀當時土地集中之封建地主政權的有力武器，與表現其改換民衆生計的決心。

(二)農業公社制度：太平天國又曾實行公社制度，在此制度中，并含有糧食庫之宗教色彩，天朝田畝制度裏說：「凡二十五家中，設國庫一，禮拜堂一，兩司馬居之。凡二十五家中，所有婚娶壽辰喜事，俱用國庫支用。……凡二十五家中，陶冶，木，石，鐵匠，俱用伍長及伍卒爲之。農隙治器，凡兩司馬所辦之二十五般娶吉喜等事，總是祭告天父，上帝，皇上帝，一切禮事照例辦理，其二十五家中童子，俱日里禮拜堂，兩司馬教誨，修造器書，及奉命習書寫。」又說：「凡習收成時，兩司馬督伍長，除是某二十五家每人所食，可按額發外，餘則歸國庫，……蓋天下皆是天父，上帝，上帝，上帝，天下人人不得私物，物歸土主，……天下大聚處，處平均，人人飽暖矣。因此，在公社中，并禁止一切財產之私有權。

(三)徵兵制度與軍事組織：在徵兵制度中規定：「凡三，四口之家，各出一

人爲兵。合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爲一軍，設一軍帥，軍帥統五師帥，一師帥統五旅帥，一旅帥統五卒長，一卒長統四兩司馬，每一兩司馬統五伍長，每一伍長統四伍卒，故兩司馬統伍長五人，伍卒二十人，共二十五人，出自二十五家，其公祖組織，便隨軍事組織而定，達到軍民合一的步驟。

(四)文化政策：太平天國的文化政策，極富於宗教色彩，曾努力於教堂的建立，及宗教宣傳。規定講道理，讀聖書，以及早晚禮拜，爲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之事。「在太平天國野史」裏說：「太平軍所據之地，動輒講道理，……總之所謂講道理者，乃勸諭兵衆，將蘇宗教以行之。」又「太平天國外紀」裏說：「每二十五家設一教堂，各家兒童，每日須到教堂，去讀聖書，禮拜日，則人民均須齋禱，……官長應入禮拜堂宣講。一屆時，還發行新，舊遺詔聖書，三字經，天父上帝醒世詔，十四朝詩，幼學詩，原道理世訓，及天條等等。所謂天條者，係仿自摩西十誡：一，崇拜上帝。二，不拜邪神。三，不妄題上帝耶和華之名。四，七日禮拜。五，孝順父母。六，不殺人害人。七，不好邪淫亂。八，不偷竊劫掠。九，不講詛語。十，不泄貪心。并盡力詆毀其他宗教，稱佛道二宗爲妖魔，毀壞其廟宇神像。」

稱圖書五經爲妖書，不許人民誦讀。凡婚喪喜慶等大事，只准祭告上帝，盡廢除舊時一切禮節。其所以如此者，主要的不外藉此以煽動貧苦的農民，以鞏固人民對於新政權的信仰，以訓練士兵和民衆，而統一其進取步驟之意義了。

(十五)提男倡女平等：在太平軍中，男女都從事革命工作，故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制度。例如有男榜便也有女榜，在軍中和政府中，設置女官，在殘業上和教育上，男女都有同等權利。禁止買賣婚姻，實行自由結合，但結合後，則絕對禁止離異。禁止溺妾蓄婢，廢除片面貞操，犯奸者，男女同處死刑。絕對禁止纏足和娼妓。這些，都給予當時的婦女，以解放的光明；而與中國二千年來重男輕女的心理，和一切不合理男女間的封建制度，所完全相反。

(六)其他的措施：除上面已說的幾項重大的新制度外，其餘的尚有如禁止吸鴉片，戒絕飲酒，禁吸黃烟，禁止賭博等等，都是要政。而尤以施行新歷，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，每年十二月，雙月三十日，單月三十一日，歷中無吉兇良日，意爲天父所定之日，無日不良。與現行之公歷相同，恰於科學的標準。

以上的政策制度，在當時雖因限於環境，及人事，未能全部實現。但太平天國

不顧一切反動勢力的攻擊，和在封建制度的社會，所決不能允可的情況下，而奮然決然的頒行，已足夠表示出其對封建宗法社會的厭惡，和確有現代新思想的萌芽了。

八、太平天國失敗之原因

自一八五二至一八五三年止（太平二年至三年），是太平軍革命的第一個時期。在南京建立政權，與清庭成相峙的局面，到一八五四年，羅大綱佔領武昌，和以後太平軍佔有江蘇，安徽，江西，湖北諸省的大半時，可說是屬於革命的第二個時期。也可說是太平軍鼎盛의時期。可惜在以後，它自身犯了嚴重的錯誤和失策，以致終不免於覆亡，良可痛惜。

（一）廣封羣王的錯誤：當太平軍在永安建國時，便廣封羣王，可以說這便預伏後來內訌的根苗。封王本身，便是一種絕對的封建制度。在起義之初，大局未定，雖然沒有實行裂土分茅，但諸將既擁有王號，掌握大權，一方面必然會形成諸王間的相互對立。一方面，也必然形成諸王與中央的對立。所以到定都南京後，各部便不能團結一致，發生內訌，東王因為權傾中外，陰謀篡奪，西北王又不甘居

東王之下，爭權自雄，遂行起兵分裂，自相殘殺，東北二王同歸於盡。翼王亦以不容於朝廷，爲羣小排擠，領兵遠奔，金田起義諸人，幾無一人輔助中樞，這全是由於封王所遺有的禍根。

(二) 放棄武漢的失策：武漢爲全國中心，北上出武勝關，可以俯瞰中原，威脅北京。南控岳州，可以威臨長沙。東出田家鎮，則江西安徽，盡在眼底，爲兵家必爭之地。而且武漢又歷來便是長江上游的經濟和政治中心，太平天國不以武漢爲根據，南扼湘，粵，北控幽燕，東臨甬江，來與清庭爭取整個中原，是戰略上最大的失策。更何況太平軍當初遠武漢時，三錢民衆自動加入的，達十餘萬人，而太平軍不能把握這些民衆的革命情緒，加以組織，來與清庭爭取人心，及應自放棄，這又是政治上的失策。由太平軍放棄武漢，曾胡等才得以兩湖爲進攻之根據地，而挽回清室垂危的反動政權了。

(三) 分散兵力的貽誤：太平天國既據有南京，不卽以主力掃蕩蘇州與甯波鎮，並進取上海，以搖撼帝國主義者的根基，並斷清庭以海運運糧的權利，徒從事北伐，分散兵力。致令向榮，張國樞，李鴻章等，先後憑藉南京下游，及

蘇、滬一帶，以爲反攻之根據地。雖其間曾經李秀成一度規復蘇、常，但因爲帝國主義者，經營上海的基礎，已經鞏固，終於迫使太平軍之勢力，日趨衰微。

(四)由於封建勢力的進攻：由於富農豪紳等封建的勢力，震怖於太平天國革命政權的發展，足以消滅其特權，同時因見清政府軍旅的衰老無用，便自行組織團練，成立湘軍，淮軍。後來湘軍，淮軍參予戰爭，終爲太平天國的勁敵，使清廷憑藉其武裝力量，重新鞏固其封建政權。

(五)由於帝國主義的進攻：帝國主義者爲保障其在中國非法掠奪的權利，并加深中國殖民地化的過程，便盡力扶助其侵略中國最有力的工具——清政府，並組織反動的長勝軍，武裝破壞中國民族的革命運動，消滅這得依賴帝國主義者的支援，使李鴻章得由上海爲反攻根據地，收復蘇、常，與會國藩互相呼應，進而包圍南京。

(六)缺乏領導——內訌：除以上所述的五項重大的原因外，其他尚有如太平天國的內薄：沒有中堅有力的領導者，只以貧農爲主力，缺乏集體的組織力量。和不能密切地聯繫全國的革命力量，——如拒絕劉麗川，張嘉祥等合作，便是明證。

以及其領袖人物的生活腐化，脫離羣衆，和軍隊秩序風紀的紊亂。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，只是假借基督教的迷信，以煽動羣衆，及予清庭以反對的口實等等，這都是使太平天國功敗垂成的因素。

以上各項雖然都是造成太平天國失敗的因素，但是假如太平天國不發生內訌，內部精誠團結，一致抗拒帝國主義者與封建勢力的進攻，即使暫時不能取勝，亦可以長期相持，何至於一蹶不振，天京失守，遂根本覆滅？所以在太平天國失敗的許多原因中，最主要的還是由於內訌！從來大敵當前，內部分裂，便未有不自取滅亡的慘禍！這真是一個殘酷的教訓，值得爲後代的殷鑒了。

#78

106037